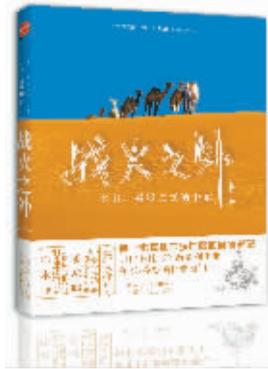


21

## 也门蜂蜜香天下



○吕可丁著

我不得不说，看着那个阿拉伯人特有的用来搅蜂蜜的木棒向下滴着一滴滴金黄剔透的蜂蜜，我舌头上的味蕾霎时间就被它调动起来。和超市里的蜂蜜不同，蜂蜜店里售卖的是纯正的也门蜂蜜，都是养蜂人手工酿好后直接送来的。种类有荆花蜜、椰枣蜜、苜蓿蜜等，满满地放在白色的大桶里，像一个个白胖子一样等着顾客品尝。虽然不像国内的蜂蜜一样贴着商标和生产日期，但一看就是原生态纯天然的，有的里面还漂着小蜜蜂，它们一定是辛勤工作得太投入，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了。

看我站在那里犹豫不决，伊曼在一旁说，当地人来这里一般都买椰枣蜜，这个季节正是椰枣开花的时节，她建议我尝尝阿拉伯的特产。也门的蜂蜜按瓶卖，一瓶大概80元人民币，价格比国内的贵了将近两倍。可是听伊曼说这居然还是最便宜的。好在老板为人热情，和所有阿拉伯生意人一样，在给我称了一瓶椰枣蜂蜜以后，又额外送了我一小块蜂巢，算是给中国朋友的礼物。

也门的蜂蜜的确与众不同，尝了一口之后我对自己先前买的那瓶最便宜的椰枣蜜感慨万千。吃了十多年的蜂蜜，却发现原来真正的蜂蜜在这里。稠得化不开不说，一点甜腻的感觉都没有，放在嘴里芳香四溢，仿佛嘴里含着一块液体椰枣。我顺便从蜂蜜店里买了一根和图示里一样的小木棍，每天就用它在蜂蜜里滚一下，然后将蜂蜜涂在面包上吃。看着金黄色的液体慢慢顺着木棍的螺纹流在面包上，心里那叫一个幸福。千年以前的阿拉伯贵妇们也不过如此吧。

不过这种甜蜜的日子享受了没多久，我的牙齿就出了毛病，每天都会疼上一阵，大有向龋齿发展的可能。想来想去我发现蜂蜜才是元凶，虽然营养丰富但吃多了也会有害，无奈将其束之高阁，每天很节制地吃一小勺，在嘴里含了半晌，慢慢咽下。

伊曼笑我喝蜂蜜上瘾，可我看有些阿拉伯人嗜蜜比我有过之而不及。比如隔壁的斯哈姆，是吃香蕉都要沾蜂蜜的人。还有对门的胡露德，用蜂蜜和姜一起泡茶喝。在家庭聚会或朋友相见的时候，阿拉伯人讲究有蜂蜜才显得隆重。在阿联酋等海湾国家，酋长们不仅自己食用蜂蜜，还给自己的宠物吃蜂蜜，赛马之前要给他们的马喂这种蜂蜜，他们确信这种蜂蜜有生发力量的功效。可怎么人家连人带马都没事，就我这牙出事儿了呢？后来有机会去医院，我看到牙科门口排的一长串队伍，这才知道，其实阿拉伯人不是不生牙病，只是人家的饮食习惯里离不了蜂蜜。健康与美食，他们选择了后者。

第一本揭秘中东地区的风情笔记

16

## 姥姥的金元宝

○倪萍著



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月就给姥姥寄了10元钱，那时我的工资是21元。我知道姥姥太需要钱了。

10元钱，姥姥收到时的欢喜堪比现在的10万。

我太知道姥姥的穷了。

小时候村里来了货郎，不懂事的我能从村东头跟到村西头，眼睛总盯着那些花花绿绿的头绳，货郎走了我才回家。

每次姥姥都摸着我的头说：“等下次货郎来了，姥姥说啥也给俺小外孙买个红头绳。”

下次的下次姥姥也没买，姥姥一分钱没有啊。

妈妈每个月来信都说，需要钱她就给寄来。

“姥姥你为啥不说需要钱呀？”我问。

姥姥每次都说：“在城里过日子，少一分钱一天都过不去。在咱乡下没一分钱也能过到年底。勤快勤快就能填饱肚子，挖筐山菜还能吃顿包子。你妈挣个钱多不易啊！”

那时候连买点灯油的钱都没有，太阳一落山姥姥就点起了月亮。没有月亮的夜晚，姥姥心里那盏灯就亮了，她会讲许多神话故事，讲来讲去都是些善良的人最后得了个金元宝，凶狠的人最终穷困潦倒。

很小的我真想变成金元宝给姥姥花，让姥姥吃最好的饭，穿最漂亮的衣服，住最好的房子。这一切在我长大以后实现了，我真的成了姥姥的金元宝。

我算挣钱比较早的那一拨，没挣过什么大钱，小钱却不断。我也是个存不住钱的人，有多少敢花多少。

姥姥总说那些老理儿：“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到要受穷。”

姥姥看着我大把地花钱总是心疼，她害怕了，总是担心以后政策会变，再回到从前。我告诉她钱是挣出来的，不是省出来的。没挣过钱的姥姥永远弄不懂我说的这个“定律”。

30多年前我去珠江电影制片厂拍《山菊花》，获得当年小百花奖的最佳女演员奖，奖金600元。多大的一笔钱啊！我给姥姥买了一块日本西铁城手表。姥姥说什么也不要，“一个大门都不出的老太太戴个小洋表，叫人笑掉大牙”。

姥姥的表就是太阳，看看日照的角度就知道啥时候该做饭了。姥姥一生都没戴过表，可时间永远在她心里。

姥姥从二十年前就跟我来北京了，我领着姥姥吃遍了北京最贵的饭店，给姥姥买过最贵的镯子。我自己还没有钻石的时候就给姥姥买了，我发着狠地给姥姥花钱。

这一切的一切都缘于小时候的那根红头绳，那些难以忘记的穷日子。

姥姥终于给我买了红头绳，是用4个鸡蛋换的。不懂事的我臭美得满村飞。现在想起这些还想掉眼泪，我就是这样在姥姥的娇惯下长到6岁回青岛上学的。

以后每年的暑假我都回姥姥家，认字的我想着法儿地给姥姥挣钱了。掉在地上的小

苹果我捡一篮子，逢赶集的时候就在村头卖给过路的人，一分钱4个，一篮子一上午就卖完了。那年月，村里谁都不敢“走资本主义道路”，我这个城里来的孩子是胆大妄为呀！我不管，一心只想让姥姥有钱花，把一大把“银子”交到姥姥手里，盐钱、灯油钱就都有了。

假期快结束了，我就起早摸黑地给姥姥砍一垛山草留着冬天烧炕。姥姥后来说起这事还抹眼泪。姥姥说还没有草高的我，每趟从山里回来都背着个大草垛，那草垛大得呀，不仔细看都找不见人。太大的、背不动的草垛，我就用绳子往家拖，肩膀头、手背上全是血印子。我一天上山几个来回，直到把草垛堆得和房子一样高，我才罢了。我就是不想让姥姥的炕是凉的，我知道睡在凉炕上的姥姥冬天会咳嗽得更厉害。

每次从青岛往姥姥家去的时候，我都像鬼子扫荡一样把母亲家能拿的东西都拿上。多少年了，我心里的那个家永远是姥姥家那五间老房子。

在青岛读书的日子里，每吃一顿好饭我都会想，姥姥现在吃啥呢？每次看见妈妈发的工资，我都想说给姥姥寄点吧，可嘴始终没张开过，我发誓等自己挣了钱都给姥姥花。

现如今我真的有钱了，姥姥却花不动了。人生或许就是这样……

66岁老人的人生智慧

副刊

电话：65233688

洛阳网  
www.lyd.com.cn

## 洛阳人，看洛阳手机报

洛阳手机报本地新闻资讯内容丰富，总量占到了60%以上

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LYD 到 10658300 订阅，3元/月。不收GPRS流量费。  
 联通用户发送短信 712 到 10655885 订阅，3元/月。不收GPRS流量费。